

狂飈叢書第二

清晨起來

高歌作

1927.

愛之沫

我同我的朋友小黑子，在囚住久了的一個城的街道上亂跑，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跑起，可知道是已經跑的很久，曾經發見了許多不路同的子，在這些不同的路子上，除我們二人外，祇有偶然突出而聳立在地面的石柱。雖然有紅熱的太陽光燃燒得我們的身體發着汗，然而我經驗到的是黑夜，因為黑暗的夜氣，充塞了這個城裏的空洞的房屋和大地，間或有太陽光由我們身上反射出一絲一絲的明亮透穿了牠們。

這是一個空洞的城，這是一個沒有人跡的城，這

是一個太陽光閃照不到的城，這是一個黑夜的城，我的感覺如此訴述牠的遭遇，而我的精靈給牠們以夜世界的名字。總是一個奇蹟了，夜世界給我以光明。

我們走的是一條小路，兩傍密排着小房，不知怎的，我覺着走到人的所在地，雖然還是沒有看見一個人，我十分歡忭，簡直把我的朋友——小黑子忘告了。

在小路，我覺着是人的所在地的將要盡頭一傍，一位和藹的，誠摯的老女人站在一個小門上，從她的口中，發出一種人類的愛的聲音。

『朋友，我不稱你先生，我等候你已多時了。』

驚奇使我停了腳，我沒有說話。

『朋友，我不稱你先生。我等候你已多時了。』人類的愛的聲音再從和藹的，誠摯的老女人的口中發出。

我驚奇的站着，沒有說話，並且連注視她的眼睛和我臉上呈現着的笑紋都沒有絲毫的移動。

『朋友，』老女人說：『我不稱你先生，請你到我們的房裏來，我們有話同你說。』

『不能。』我說：『我有朋友同行着，我要同他，我

的朋友，小黑子，同行去。』

『朋友，』老女人說，人類的愛的聲音從她的口中發出；『你不會有朋友。』

『不能。』我絲毫也沒有移動我的姿勢說；『我有，在我後面。』

『朋友，』老女人保持着她的人類的愛的態度，略帶點惋惜口聲說；『——你錯了吧——是很遠很遠的後面吧——你瞧。』說到末尾兩字時，老女人的視線由我身上移向到我的身後。我便跟着老女人的視線把我的頭轉到後面，真的我的朋友，小黑子，看不見了，同時，我覺着老女人的惋惜是對的，我便自己惋惜起來，我的朋友，小黑子的像便在我的惋惜之下也失掉了。

我重新把我的眼睛注視老女人，我重新呈現出笑紋在我的臉上，我重新驚奇着，只是略添點不自在的神氣在這種驚奇的情緒中。老女人不獨是我眼中的偉大的像，而且是我腦中的偉大的像，她藏住着在我的精靈的深處，我成了她的軀殼，這個偉大的人類

的愛的老女人。

老女人轉回她的身體往裏邊走去，我跟着她跨過門限往裏邊走，走到她的屋子的第二道門，就是裏間子的門時，從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正在她的一條腿跨出屋外，我跨進一條腿在屋內，她微笑的注視了我一眼，我微笑的注視了她一眼，在我們這一眼的注視中，雖然是一眼的注視，我們的生命，個性，人格，已經由把握而擁抱而化合了，但是她向前走而走出了屋外，我向前走而走入了屋內。

『你看見了吧。』老女人和靄的誠摯的說；『朋友，就是她，我的親愛的唯一的女兒，她讓我等候你——等候你多時了。』

『是的，』我說；『我看見了她——我知道，但是……』

她，老女人，並不等我的話說完，極端親愛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。

『我的男兒，』老女人說；『讓我稱你做男兒吧，我的親愛的唯一的男兒。』

『不能，』我說；『不能，現在不能，現在你不能如此稱呼我。』

『我親愛的，』老女人說；『我能如此稱呼你，至少我都能如此稱呼你。』

『不能，』我說；『現在不能如此稱呼我，雖然我願意，但是，現在不能。』

『我知道，現在不能，我的親愛的。』老女人十分了解的說。

和靄的，誠摯的老女人，十分了解我。她便從她的精綠的小箱子裏，取出一軸小巧的東西來給我，她教我收起。我知道她的意思，我把牠展開來，上面畫着的是什麼東西，我忘記了，只有一種頂鍾愛的殘像直到現在還存留着。還有，我寫了四句寄放我的生命的詞句在上面，我也忘記了，可是也有一種頂鍾愛的殘像遺留下，直到現在也還存在着。我把直到現在還存在着的四句詩的殘像記着在下面：

“.....”
.....
.....
.....”

七，九。

愛的報酬

的確是我的住房陷落了。陷落的深度，足足有正六十丈，形成一所巖峨的地底的向下樓房。

那時，我站着在第一層樓的走廊上。

我用了我的手把住欄杆的上緣，低垂下我那公正的頭來，直到胸前，我的眼睛，承受着理想祕密的支使，現出奇異的神色。就這樣，我看，從我最近的一朵按排着紅色的欄杆頭，順着透出綠色的芝麻布似的欄杆，再下便是樓柱。每逢一件東西，都能喚起我的注意來，這都是我從來不曾看見過的。我的注意

的力量，雖然久視過這樣許多的東西，但是，並不顯一點疲倦和厭惡。

當我最後發現了那白漫漫的東西的時候，我的神經奇異了起來，回憶而且思索。

那不是一隻綿羊，更不是一塊石頭，不是……不是……

最後，從那微動的姿勢裏，我認識了……一點都不會錯的，我認識那是什麼東西。

像是一隻手在打招呼了，那灰白的閃動。像是兩片嘴唇，那上下開合着的；這樣，我知道是在說話，但是，說些什麼呢，我可聽不出一點點來。

無論什麼女人，老是一個樣子，只知道有她們自己。

我每逢遇着她們的時候，從來沒有舉起我的眼睛來，誠心的看過她們一次。我是不會長着看女人的眼睛的，我自己知道。

但是，這是已經過去的了。

我終於失掉了我自持的能力，這個第一次女人

對我表示的敬禮，

我順着欄杆，開始我的進行，

在我走下幾個樓梯時，有腳踏的聲音，緊迫在我的背後，傳入耳膜。我掠回我的頭看時，沒有看見什麼，仔細聽時，腳踏的聲音也沒有了。但是，我並不停住，把着走廊，繼續我的前行。

最後，走到最下層的樓房的底面。

但是，招呼的手沒有了。

我開開房門找尋，所有的，一切的房子，都找尋遍了也找不着。

我佇立着……忽然，聽見乾枯的呻吟，在樓房的外面響了，我一聽見，就知道這是她的聲音，雖然我不會聽見過的罷。

我想得找個出路，出去瞧瞧她，然而找不到。就是我剛才開過的門扇，都牢牢的死釘住了，盡我所有的力量去開，而連搖動也搖動不得牠。這樣的開盡了一切的門扇，一個也沒有開開。但是，每逢開一個門扇時，聽見那女人呻吟的聲音，就是從這個房裏傳出。

我的神經感受不過這樣許多的刺激而麻木了。
我的精力動不動這樣死釘着的門扇而疲乏了。

當我第二次找尋那女人的所在的時候，在樓房的一角，我發現了個能夠通出外面而用磚砌成的小門。這個小門，沒有門扇，可以一直看出外面去，並且看得到外面很遠的地方。

在小門外面的旁邊，坐着一位身材瘦削而面目枯焦的青年女子，正是招呼過我而我找尋不見的她。她合上了眼睛，淚深深的刻著在她那一絲血紋不帶的雪白的兩頰和嘴唇的上面，一直到了下頷。她的上身的衣服的前半，濕津津的緊貼着在她的肉上。透露出她那苦而且酸的餘生。

我擁抱着她，撫摸着她，吻著她。她那冰冷的皮膚，刺穿了我的骨髓，好像是在報復她生前別人給與她的侮辱和蔑視。

她的頭髮，豎直了，變成焦黃的顏色，這個證明她是被火燒死的。

因為我這樣擁抱，撫摸而且吻着她，她的血液漸漸的由清涼而溫暖了，她的氣息漸漸的由靜止而呼吸了。我數着她那流動起來的血球一顆一顆的鑽進了她的雪白的皮膚。

這樣，她復生了。

她的心和肺同奏著死的音樂，她的血和氣合歌起生的神曲。

這樣，她終於受我的熱化而復生了。

.....

但是，她並沒有睜開她那閉着的眼睛來看看擁抱，撫摸而且吻她的是什麼人，更不用希望她說話或者別的了。

她推開我的雙手，站起來，仍舊從那小門走進樓房的裏面去了。

我呆待著，出着神，我不知而且不覺了。

在這不知不覺的情形中，我站了起來，待着，出着神。

她又在哭泣了，我隱隱約約的聽見。

她又在哭泣了，……哭泣了！

我待着，……待着！

.....

一直到我能夠移動我自己而走進前面的時候，
小門失掉了。

而我面前站立着的是一堵牆壁。

.....

女人哭泣着……哭泣着……

我待着……待着……

牆壁在我們的中間，站立着……站立着……

解 剖

我相信的實事，的確成為實事了。

曾經有個時期，在我開始我生理學研究的時候，我已經做起了我解剖的工作了。而我這解剖的工作，是拿人類的頭來做實驗的嘗試的。

我開始解剖。

那時，我具有一切的無上的權威，雖然和現在一樣窮光。

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呼喚，支使一切——一切的一切。

我教一切的人類來到我的面前，他們更一個個壁立着在了。

比如一些蜂子見了他們的蜂王一樣。

更是，他們不但不敢抬動他們的頭，連眼睛都像死了，些微一點點的睇視都沒有。

我很和氣的對付他們——我動手了。

由站着在我面前的一個起手，挨我最近的一圈子起手，

我右手執着的是我現在正在寫字的鋼筆，左手揪住了他們的一隻耳朵，鋼筆的尖還沒有著住他們，祇在空中朝向他們的脖頸一劃，他們的頭就和他們的身體分離開了。

這樣我的足一踢，他們的身體像是減輕了重量似的，和空氣一樣的飛走，順着我足踢的方向——這樣，我踢他們到人類的圈子以外。

而他們的頭順着我的手勢落在他們原來足踏的地上。

一個個，一個個，如此這般，

於是，人類的世界，變成人頭的宴會了。

還是我現在正在寫字的這枝鋼筆，緣着他們的髮際劃了一下，他們的頭蓋骨便附着在他們的頭皮上脫落了下來。

這才證明了我那人類的腦子是紙灰做成功的假設呵。

他們的腦子，趁風飛散着，和我燒毀紙片變成的灰一樣的飛散着——祇是缺少了一些火花。

在他們腦子的底層，深刻着兩行字跡，上一行刻着的是神，下一行刻着的是人；此外，模模糊糊，現着些燒紙成灰的脛纒

同情支使着我，發生了哀憐的，悲壯的心。

我取出了，我那藏着在衣袋中，是我自己發明的能夠消化毀滅一切的化學藥品，完全傾倒在那「神」的和「人」的兩行字跡上，但是，失敗了——消化而且毀滅的功能失敗了。

在這個失敗之下，我不能不懷疑，我懷疑了。

我憤恨的，惡毒的，把那附着在頭皮上的頭蓋骨，

摔回在他們的原處。

真的，是這個樣子，兩行刻板的字跡外，別的什麼都沒有。

但是，我繼續努力我解剖的工作。

我抓出了他們：眼睛——做起眼睛的解剖。

開首是極其單薄的膜質眼皮，下面覆著的是頑硬的磁質眼球。

我看出了原來如此的意義。

我找不到他們的耳孔，祇有兩個耳殼直挺挺的伸着在，我爲自己的時間經濟起見，索性不找牠了。

末次，是聲帶的解剖。

但是，費盡我的眼力，終竟觀察不清楚他們的構造。

忽的，遠處傳來一種聲音「……留……聲……」

從此，停止了我的工作。

十一，四。

愛 之 備

在一所寬展的樓房的當中，陳設着一架精緻的銅牀，我擁着一條十樣錦絲綢薄被，斜倚着繡花枕頭坐着在上面：這些都是我不曾身受過的，並且是晚上，還是早上，是剛從牀上起來，還是正在預備着要睡，我都不知道。

我的朋友，一位長眉毛，深眼窩，高鼻梁，厚嘴唇，面容暗黑而枯瘦，腦部極形廣大的青年，圍繞着我的牀，不停的來回走着，似乎是在深思什麼事情。

另外一個青年，是一個衣服華麗，講究修飾的青